



逃到西藏，  
也逃不出  
爱情

张婵●素

一个女子  
逃出都市，  
逃向西藏。  
她在拉萨，  
邂逅了他，  
跟他上路。

背包客  
最纯真的  
爱情游记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逃到西藏，也逃不出爱情/张婵著.

—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06.9

ISBN 7-5404-3814-2

I . 逃... II . 张... III 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 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107937号

**逃到西藏，也逃不出爱情**

文 + 摄影：张 婵

责任编辑：周爱华

图书设计：周 六

责任校对：向朝晖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：410014)

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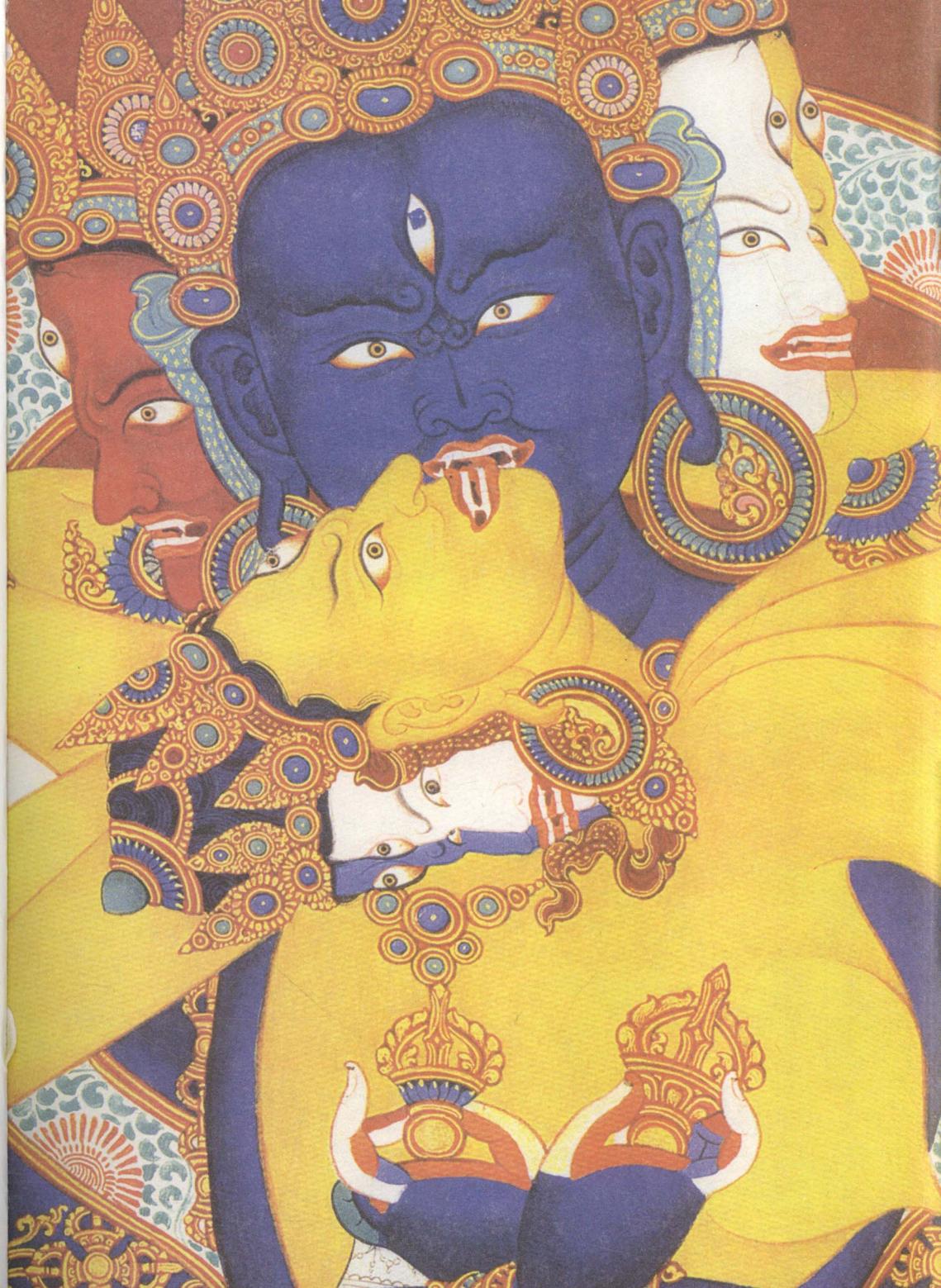
200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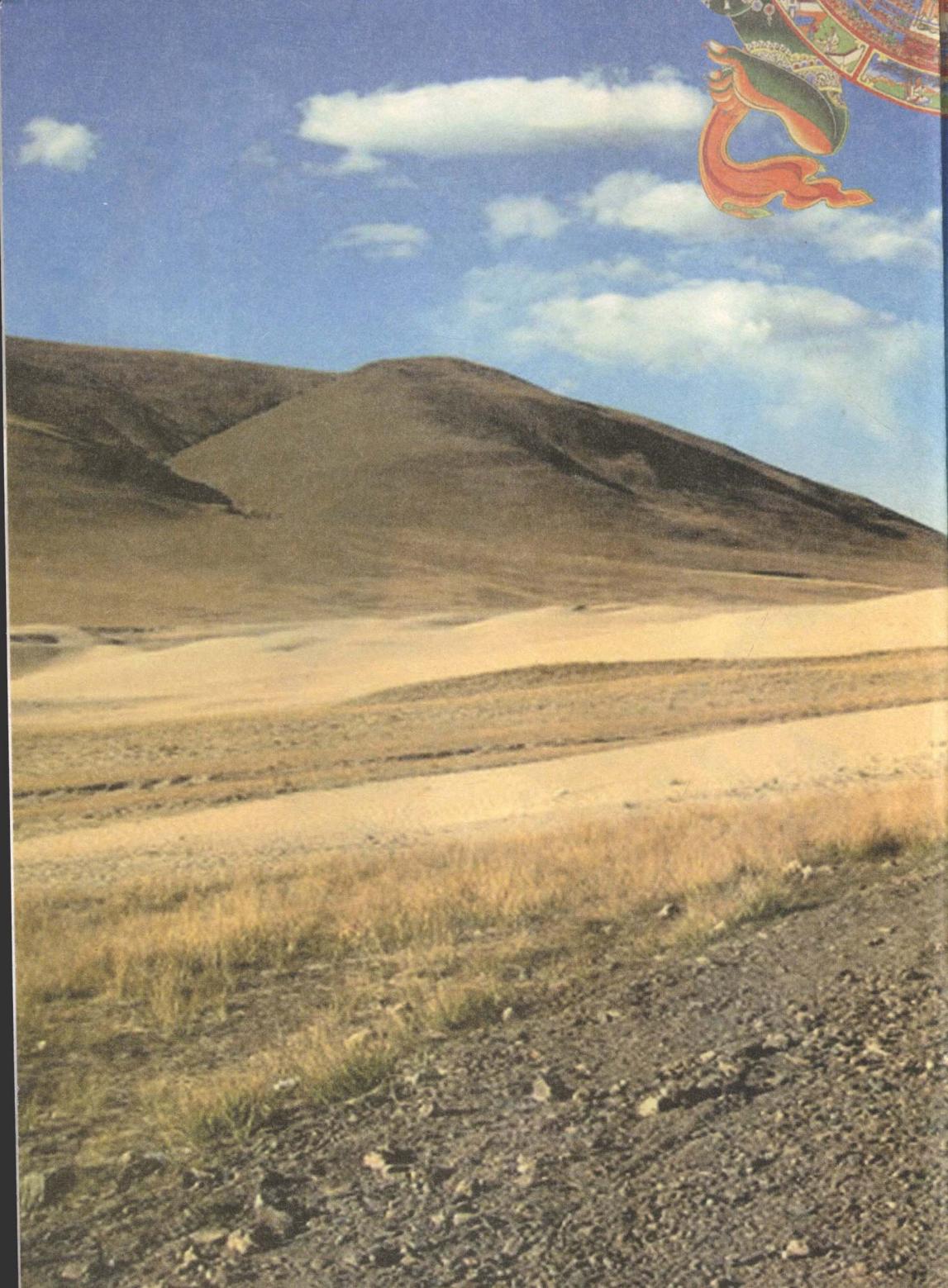
开本：787×1092 1/20 印张：11.2

书号：ISBN 7-5404-3814-2/I · 2317

定价：25.00元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





逃到  
西藏，  
也逃不出  
爱情



张婵 文+摄影  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目  
录

1

009

拉萨8天

025 倒叙一：拉萨泡吧记

028 倒叙二：珠峰遇狗记

2

033

路上21天

3

209

心上N天

222 后记：做最真实的自己

人和人的相遇 ● 人和神的相遇 ● 人和自然的相遇



9月的拉萨河

,



# 1 拉萨8天

天黑之前急急忙忙赶回旅馆，好像是太累了，又好像是期待什么。犹豫了一下，猛地推开房门，他不在。说不清楚当时的感觉，好像是一块石头落地了，走了，我的心也踏实了，自己的生活还会和昨天一样，没有什么不同。不过这时候，真的觉得好累了。

拿了毛巾去洗澡，刚拐过弯儿，看到一群人在走廊边儿下象棋，都是男生，我没多看。忽然听到他的声音：“Hi，你回来了？”





大昭寺前有日复一日的朝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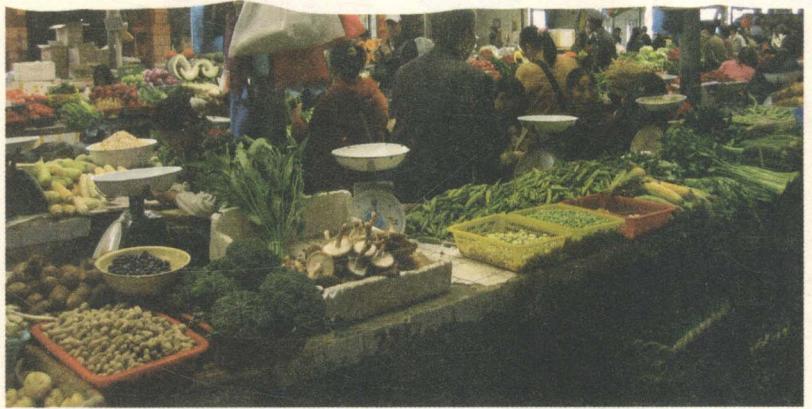
,

某一天我也在其中。

拉萨的菜场跟内地一样

,

日日新鲜而陈旧的生活。



偶然的，一个傍晚，我无意中走进了西藏大学后面的那道铁门，这是值得我一生庆幸的“偶然”，因为展现在我眼前的是我这一生中最美的落日，也因为这幅落日才有了与Jason的故事。

宽阔的拉萨河柔和，平静。河那边是夕阳下五彩的高山，深深浅浅的绿伴着夕阳暖暖的红。流云为高山披上了藏袍。河尽头的夕阳努力刺破云层，在大大小小的缝隙里射下耀眼的光芒，水面如碎金般闪闪发亮。

若不是同伴及时拉住我，我一定会扑进这幅画面里，不再出来。我晃动着他的肩膀大叫，似乎想把那躲在云层后面的夕阳留住。可是它还是越走越远，悄悄的，只留下水面上的一层雾气。

所有语言此时都难以胜任，唯有来自丹田的一声呐喊，才能表达那种心底的美的震撼。遗憾的是身边的同伴无动于衷，让我怀疑自己的感觉是否真实。

后来的日子里，我把“拉萨河的落日”几乎介绍给我所有认识的朋友。“那是拉萨最美的地方之一，虽然它不如布达拉宫、大昭寺那么名声显赫，但是那里的落日真的是不可错过的美景。”很多朋友也曾在我的极力推荐下去看了，但是，看到他们平平静静的反应，我越来越怀疑自己了，难道我确实出了问题？

直到那天，有个三十多岁模样的男人来到东措青年旅舍206房，住到了我的上铺，我们礼貌性地点头示意了一下，我觉得他很眼熟，好像似曾相识，可是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这时有对北京夫妇过来问我们俩，拉萨除了那些寺庙还有什么地方值得去看看。还没等我说话，这男人便说：

“去拉萨河边看看吧。”

顿时，我打了个激灵。接着他又说：

“尤其是那里的落日！”

像被雷劈了一样，我激动地一下拉住他的胳膊，叫着：

“你也这么想的？你真的这么想的啊？”

我的反应让他们几个人都不知所措。呵呵，这么长时间以来，他是第一个跟我提起拉萨河落日的人！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瞬间变成了一见如故！从没有想过仅仅是对同一景色的欣赏，竟会将两人的距离拉得如此接近！

等那对夫妇满怀着对拉萨河落日的想象直奔而去的时候，我对眼前的这个男人已经有了莫名的好感。

“你是香港人吧？”我主动说话。

“是因为我的国语太差吧？”他有点儿不好意思。

“呵呵，是因为你的发音很有意思，跟香港电影里的差不多。”

“别人都认为我是广东人，你好像是第一个猜出我是香港人的。”

这就是缘分。

当然这句话我没有当时就说出来。

随后的交谈中，我得知他已经来过西藏三次，去过珠峰和林芝，这次来西藏，目的地是阿里，去看神山圣湖，还有扎达土林和古格遗址。他的目标很明确，这点和我不同。但此时此刻，我绝不会想到他会对我这次西藏之行带来那么大的影响。

我知道他这两天感觉身体不是很舒服，可能是多少有点高原反应，因为去阿里是比较危险的，所以他想把身体调整好再出发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暗暗高兴。

对香港，我有很多的好奇，可能是因为我喜欢看香港电影的关系，我最常问他的就是：“你有没有见过陈奕迅啊？”“有没有见过张耀扬啊？”“有没有见过刘德华啊？”……他总是很耐心地回答我：有或者没有。

最后，他还是忍不住微笑着说：“你好像很不专一啊，你究竟喜欢哪—个？”

我努力为自己辩解：“其实，我喜欢陈奕迅的歌，喜欢张耀扬演的戏，而刘德华是越老越让我着迷了。”

“越老越好吗？”说这句话的时候让我觉得他好像有些伤感。

他看起来也三十多了，但是肯定不会超过三十三岁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好像很肯定一样。是啊，我的朋友里面，他确实算个老男人了。算是安慰他吧，却也是我的心里话：“男人四十才一枝花呢！那叫成熟！”

说句实话，我过了二十五岁生日之后，真的是对成熟的男人更有兴趣了，比如老刘德华。但是三十岁以后的男人多数已经成家立业，所以有人说他们的魅力也是被老婆调教出来的，那些已经是别人的艺术品的男人，我是绝对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的。眼前的这个温雅的男人恐怕也已经是某人的杰作了。哎，还是保持距离比较人道。

所以白天我还是尽情地和朋友出去玩，只有晚上回来才跟他打个招呼，互相说一下今天去哪里玩了，有什么奇遇。但是，冥冥中我好像把每天回来跟他

互相汇报当成了一件必须完成的工作，也成了每天很期待的一件事情。

认识他的第三天早上醒来，他坐在对面的床上看书，窗外雨声很大，“看来今天哪里也去不了了。”我们俩就这样面对面坐着。“我的手机里存了很多照片，你要不要看？”他问。我当然乐意了。

“我的天呐！”看照片的过程中我好像只会说这一句话了，看完之后，我就已经什么都说不出来了。

除了南北极和非洲南部，他几乎走遍了整个世界！他一张张地讲给我听：从吴哥窟到希腊神庙，从玛雅遗址到庞贝古城，从撒哈拉沙漠到亚马逊丛林，从好客的巴基斯坦人到懒惰的埃及人，从香浓的印度拉茶到冰冷的阿富汗冲锋枪……这些我在电视里看过一遍又一遍的遥远的画面，现在突然感到并不遥远，就在身边，就在眼前。六百多张照片可以拼成一幅世界地图了。

而更重要的是，他跟我一样并不是一个有钱人，他是一个真正的行者，或者说他就是陈奕迅歌里的那个“阿怪”！工作一段时间，钱赚够了就去远行，也许半年也许一年，就随着心情到处走，用最节省最简便的方式，这样可以让自己走更多的路，体会更多的风情。

“我的天呐~~~~”

整整一天除了说这句话，基本上张大的嘴巴就没有合上。

平静下来之后，我发现最让我对他刮目相看的并不是他走过的路，而是他走过那么多路之后依然那么淡定，平和。在青年旅社遇到过很多人，因为自己走过了几公里路，就不眠不休地夸夸其谈，仿佛有种已经征服全世界的傲慢。三十几岁的他，或许已经被生活锤炼得不再那样无知地炫耀，反而拥有了一份拉萨河水般的浑厚和沉静。我好像一瞬间就爱上了他那种深邃的眼神，那种平和的声音。短短几天，我竟然想用“爱”这个词来形容我的感受，连我自己都很惊讶。

渐渐的，我们的话题越来越多，通过他，我知道了更广阔更真实的世界，也了解了“阿怪”们的生活态度和非同常人的生活方式。

生活的方式没有错对之分，跟大家不同就是错的吗？这正是这些天来我跟我的好朋友争吵的根源。他们认为我辞掉工作跑到拉萨简直是错得一塌糊涂，是不负责任，是逃避现实，是懦弱，是自私。我没有办法跟他们解释什么，我也说不出自己究竟是对是错，直到他跟我说：

“你只要没有伤害到别人，如何生活，走什么样的路，是自己的选择。”

也许，这正是我想跟朋友们说的。

从那天起，我们每天好像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聊天了，很轻松，因为我不必跟他解释我为什么辞掉好好的工作一个人跑到拉萨，也不必过多地说明我现在就好像一叶小舟飘荡在海面上，看不到岸，也看不到灯塔。他都了解。通过他的眼睛，我肯定他能明白我，明白我为什么会在玩得很开心的时候突然沉默起来，明白我为什么呆在拉萨不继续前行，明白我很多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东西。那段日子，他对我的了解和理解超过了我的任何一个朋友。这么说，我的那些朋友或许会伤心，但是，这种理解是我一无所有时唯一的安慰。虽然理解，但他并不纵容，他总说：

“开开心心地出来玩，然后回到父母身边好好工作，等赚到钱，再去看更广阔的世界，世界真的很大，不能错过。”

他的这种劝告语调平静，却又好像不容违背。

虽然我们在旅馆说话很多，但是我们还没有一起出去逛过，很多不是很熟的朋友也会约我一起，去藏茶馆坐坐或者去八角街走走，他也会约一些刚刚认识的朋友一起出去，但是，他从来没有约我一起出去。我多少也会有点失落，可同时又暗示自己，他只是一个过客，自己不必为他暗自神伤。可是，我发现我自己还是不由自主地总是等到他回来，跟他说了晚安才睡，不管他回来得多晚。

直到某天，有个朋友约我去著名的“宝塔”夜总会看藏族歌舞，回来时都快夜里两点了。我悄悄进了房间，怕影响别人，不敢开灯，轻轻摸到自己床边，刚要上床，他在上铺突然坐了起来，轻声说：“这么晚才回来，没事吧？”我被他吓了一跳，一边说着“没事儿，快睡吧，晚安”，一边赶快跳到床上，蒙到被子里兴奋得呵呵笑起来。

他也会等着跟我说“晚安”！

第二天，我迷迷糊糊刚睁开眼，他就站在我床边，轻声说了一句：“一个人不要这么晚回来。”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又说了一句：“我今天去看看有没有去阿里的车。”说完就出去了。临床一个刚住进来的女孩儿笑着问我：“是你男朋友啊？”我说：“你看像吗？”“我看你们挺像！”呵呵，是啊，他出去干吗，为什么要跟我说啊！咦，他刚才好像说去看看到阿里的车！

他准备走了！

是啊，他的高原反应基本没问题了，干嘛要留在这里呢！在这里的朋友不都是来去匆匆吗？更何况他就是一个行者，是个注定漂泊的人，不会为什么人而停留，而我不同，我是还没有遇到让我停留的人。

我们是两种人。

007

让自己开心一点！

于是那天又和几个喇嘛朋友到哲蚌寺好好转了一天。诵经，辩经，壁画，崖刻，那么多神奇的东西，但仍然冲不掉脑中他的影子。也许他现在已经离开了吧，也许已经走在了去阿里的路上，也许我们连再见也没有机会说了，也许我的上铺已经住上了什么莫名其妙的人了。

天黑之前急急忙忙赶回旅馆，好像是太累了，又好像是期待什么。犹豫了一下，猛地推开房门，他不在。说不清楚当时的感觉，好像是一块石头落地了，走了，我的心也踏实了，自己的生活还会和昨天一样，没有什么不同。不过这时候，真的觉得好累了。

拿了毛巾去洗澡，刚拐过弯儿，看到一群人在走廊边儿下象棋，都是男生，我没多看。忽然听到他的声音：“Hi，你回来了？”他的脑袋从人群中间伸出来，看着我。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眼泪竟然在眼里打转，看着他冲着我走过来，我不敢说话，害怕一说话眼泪就会流出来。还没等我琢磨过来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委屈，就听到了他像孩子一样委屈的声音：“我中毒了。”

“什么？中毒？”我眼里的泪水顿时被吓了回去。